

蟠溪边的纪念

潘江涛

吾土吾情

暮春的烟雨，打湿了古老的清明。犹如一个亘古不变的约定，春天绵长的雨季带来年年清明的讯息。

每年清明，我都要赶回老家，不为踏青赏景，只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给亡灵添一把土，点一炷香，表一表心中的念想。

“扫墓”，大约是城里人的专属词，实际上，在浙中腹地，在我生长的那片土地，这种祭奠逝者的仪式有着更为通俗的表述方式：上坟。

婺江，自磐安龙鸟尖发轫，一路向西——汨汨渗透，欢快穿越，虚心接纳，慷慨沉淀……当她慢悠悠地流经老家潘庄时，犹如女大十八变，已然鲜亮丰盈，岸阔水深，称为蟠溪，直奔东阳横锦水库。

水乡有乐趣，也有不少难处。因为村里所有田地几乎都在蟠溪对岸，下地耕作、运肥挑粮，甚至上坟祭祖，都得蹚水过溪，遇到寒冬腊月或者春汛夏洪，生产生活更是不便。

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决定建造一座长100米宽10米的石拱桥。这对于一个只有百户三百来人的小村来说，又谈何容易。

好在那时温饱已没有问题，所有田地都责任到人，家家户户增产又增收。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很快动工兴建。

1983年2月9日，已是腊月廿七，眼见最后一跨石拱就要合拢，大伙儿铆足干劲，想赶在天黑之前收工，安安心心地过个祥和快乐的新年。却不想，就在最后一车水泥浆倒灌下去时，支撑石拱的柱子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随即传来一阵骇人的巨响，整座石拱顿时劈头盖脑地塌了下去，27条正在

拱顶作业的生命瞬间7死20伤……

山呜咽，水咆哮，村静寂，人悲泣。但灾难压不弯潘庄人的脊梁，村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重新设计施工，强化质量监管，两年后“蟠溪桥”终于建成通车。

2023年正月初二，我像往年一样挈妇将雏，回老家走亲访友，又一次路过蟠溪桥，忽然想起桥坍塌事故距今已整整40年了。

40年不长，却也不短。如果按传统说法，二十年算作一代，四十年就是两代人，当年参与建桥的村民说不定大多已不在人世。即便健在，四十年也足以让一些人忘记另一些人。

三

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，村里最早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人，时常觉得有必要给当年那些村民写点文字，毕竟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

那年腊月廿七傍晚，妈妈忙于灶头，我则坐在八仙桌的一角，翻看从学校带回的资料，猛然听见一声巨响，也不知发生什么大事，即刻冲出家门。

老屋距建桥工地不远，眼见那惨烈的一幕，我虽心中发怵，却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不顾浑身血污，和陆续赶来的村民一起，把一个个死伤人员抬上车，又一路护送到30公里外的安文人民医院。说真的，这是我首次触摸尸体、见证死亡，内心除了悲痛，从无半点晦气之感。

时间抚平伤痛，岁月也模糊了记忆。回首既往，我只记得我参与了抢救，却想不起具体细节，至于献出生命的7位前辈，我搜肠刮肚，竟有3位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无奈之下，只能给村里的同辈或相熟的长辈打电话，企盼他们能给我一个惊喜。却不承想，他们居然和我一样，不是漏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，没有一人是“一口清”的。
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当我通过3位村民的回忆，核对无误7位前辈的姓名后，内心竟然如释重负——不是想把他们刻在心

里，而是赶紧找来纸笔，认真记录下来：支部书记潘求林、妇女主任潘秀香，还有村民潘华岩、潘联岩、潘义福、潘生庆、潘锡全。

他们是集体下葬的，长眠在一个土名叫“涂塘”的山坳里。涂塘曾是族人的义山，从山脚往上，坟茔累累。那些依稀可辨的坟茔，依山就势，不彰显、不规则，相伴相叠，以致有些拥挤，如同一片杂乱而又烟火旺盛的村庄。

那7位村民虽说与我非亲非故，但远亲不如近邻，每年回老家上坟，我都会去看他们。站在“一”字排开的坟前，翘首眺望，虽看不到平直宽敞的蟠溪桥，却听得清哗哗流淌的蟠溪水。藏风聚气，枕水而居，也算是一种福气。

只不过，坟茔也是会老的。刚筑的新坟，没过几年，看上去就很旧了，人们通常把土坟称为老坟。年复一年，那7座坟茔的新土，不全是他们后代添加的。屈指数数，添加的新土不会少于二三十回，却依旧难掩老态。

蟠溪桥是出门回家的必经之地。上坟回家，我总要下车步行，静静地俯视平缓流淌的清澈溪水，再读一读桥廊上的诗句：“七烈捐躯天地暗，廿郎洒血日月寒，拂尘挥泪重振臂，众志国援玉栏杆。”心中难免生发一些感慨。

草木一秋，人生一世。然而，草木叶子枯掉了，来年又滋滋生长，而我们死去被埋进土里，却无法重新钻出地面再昂然生活一遍。

人的生命是渺小的，甚至还不如草木。没有人可以看遍繁花、阅尽冬雪，所有的四季终将从我们眼前到来又远逝，空余一腔落寞。就像我的爸爸和妈妈，多年前就埋在距那7座坟茔不远的坡地里，低矮的坟头早已长满凄凄荒草。

四

往事如烟，无语凝噎。我不敢断定，我爸爸是否也是建桥“功臣”。就在发生坍塌事故的前几分钟，他还在拱顶作业，因为

“内急”，才躲过一劫。

听哥哥说，蟠溪桥重建的那两年，一家三口节衣缩食，每年捐款都在5000元以上。钱虽不多，却是妈妈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毛猪钱。

清明，一个感恩的节气。有一年，爸爸听说我想去看看那7座坟茔，就像看他的生死兄弟一样，一个劲地说“好好好”，那开心的样子，就像见着了久别的亲人。

我曾经猜想，是不是过往的经历在爸爸心里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？那一次，他带上扫墓器具，主动陪我前往，一一指认，再给它们添上新土，插起纸幡。

生命到了某一阶段，就该复归于土地。也许，这就是人的宿命。如今，爸爸离世也有十一个年头了，4月9日就是他的忌日。

思念像汩汩流淌的泉水。亲人的音容笑貌，昨夜还蹒跚地走进梦境，今晨却躲藏在一抔黄土之中。这种相对，近在咫尺，却苍茫遥远。

“又是一度清明至，道路泥泞人伤悲。死者魂魄已飞散，人作古黄土葬埋。老天有情雨作泪，墓前祭酒一杯。凄雨和泪悲肠断，活者常为此节哀。”民间流传的《清明吟》，到底吟出了生者的幽幽思绪和淡淡哀愁。

是啊，清明是个沉重、肃穆、庄严的节日。面对死，我们更应知道该如何生，少些遗憾，少些悔恨——常回家看看，为的是让自己不忘农民后代，要尽心竭力报效桑梓；到烈士陵园走走，为的是让自己懂得珍惜，珍惜这份工作，珍惜这个职位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；夜半挑灯，为的是通过读书借来思想的闪电，照亮人生道路，用知识钥匙开启丰富的精神宝库。

年年有清明，清明年年好。天已放晴，清明的天空依然清明，清明的我们则更接近清明！



踏歌行

清明的雨

吕 煜

清明的风是春风
清明的雨是春雨
年少时你会在春风里带着我们去拜访爷爷
一叠白纸 两只红烛
你随身带的柴刀会收拾坟头的枯枝
然后弯下腰给坟头添土
我和姐姐会把白纸压在坟首
这样的场景如昨日残梦一隔多年

有一天我学会了独自带着白纸来看你
有一天我把这个从小生活的村庄活成了故乡
三十多年的空白，停留在一个叫清明的驿站
藕断丝连，故乡的事才在草尖的低矮处开出白花
山野里的风和着泥土发酵的温度
春天的气息温暖着归家的人
我也弯下腰用锄头刨开新鲜的土地
用泥土覆盖泥土，像给父亲披一件单薄的外衣
思念才不会被日后的风雨消磨削平
垒起的土堆是我双手合十的祈祷
清明的雨，只在故乡飘落

浮生闲记

尤溪老街

叶 辉

我终于重游了阔别数十年的临海尤溪老街。

2018年回乡，时任尤溪镇党委书记张升和副镇长张勇约我见面，那天路过大桥头，张升遥向老街豪迈一指：镇里已决定修复古街，作为尤溪镇旅游的一个景点。

彼时老街，破败不堪，街道狭窄，临街店铺门洞窗破、人去楼空，城市化浪潮冲击，老街已岌岌可危。

据记载，尤溪老街始建于1840年，长约500米，这里曾是尤溪的商贸中心，每逢集市，山民携农副产品的交易非常热闹。

2021年9月，乡友发来视频，老街修复并举行开街仪式。今年3月中旬，我们弟兄携母回乡祭祖，15日，我们终于如愿来到尤溪。

镇党委书记孙帅年轻、英俊，他是安徽人，还是个博士。他领着我们重游老街，一路行进，这位新尤溪人为我这个老尤溪的乡下人当起了导游。

走进王广桥头的乡贤馆，孙帅说，这是为接待尤溪乡贤专设的场所。近年镇里对外在尤溪人很重视，号召乡贤回归，为振兴尤溪经济贡献力量。在陈列的优秀乡贤中，我们看到了有关父亲的介绍以及父亲的多部著作。父亲是山村最早走出的大学生，就学于暨南大学英语系，1957年在杭州大学当教师时受冲击，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，历尽艰辛，1965年回校，1978年右派改正，后翻译著述不辍，出版了20多部译著和书籍。

出乡贤馆便是老街入口，老街为晚清民国风格，街面由一块块青石板铺就，青石板两侧砌有鹅卵石；街面楼宇均为二三层结构，错落有致，店铺紧挨，店铺的牌匾旗帜展示的是旧时风貌。只是店铺并未营业，街面冷寂无人，老街的业态还有待振兴。

漫步老街，记忆深处的景象一幕幕呈现。

尤溪老街是我少时心中的“王府井”，对一个山村少年来说，尤溪就是城里。记得第一次到尤溪，街道两边小吃店林立，热腾腾的肉包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蒸笼里的发糕有一股又甜又酸的香味，煮在锅里的猪头肉，切上一块，用芭蕉叶一裹，拿在手上边走边吃，我垂涎欲滴。

我的祖籍温家岙距尤溪约10里，少年时我常到尤溪邮政所寄信、取邮件，年长后经常去赶集。

记忆深处，尤溪一位中年妇女朝我投来的一瞥使我终生难忘。那次到邮政所取包裹，营业员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她随意读出收件人（我父亲）的名字，顿时，目光灿然朝我一瞥，转向另一位营业员附耳：“就是那个落难的大学教授啊，太惨了，听说他老婆病重，治不好了……”两人的眼睛同时转向我，目光中充满了同情和怜悯。我心一热，一股暖意伴随着一股酸楚从心头涌起，当时母亲患肺结核，医生已宣告不治，当医生的叔叔和舅舅想方设法寄来药物，我便因此到邮政所取包裹。那是我们全家最悲惨的一段时光。

中年妇女那悲天悯人的一瞥如电光石火般穿透我的灵魂，刻进我的记忆，温暖着我的心。那一瞥也成为日后当我面对无助者的求助时支配我行动的动力。

尤溪人是善良的，这种善良表现在对外来者的包容和无私的帮助下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曾来尤溪采访一位办厂能人。1976年，这位知青自湖南漂泊到天津，又由天津漂泊到尤溪，尤溪人投向他的一瞥是善良、温暖和包容的，没有粮票，有人资助他粮票，没有住处，有人借他蜗居之所，于是，这颗漂泊的心安顿下来了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这一安放，一个现代神话由此诞生。名震业界的伟星横空出世。一粒组扣，使尤溪人富甲一方。而今伟星已成为拥有两家上市公司、2022年营收347亿元的中国民企500强企业。

这位漂泊者，便是“伟星之父”明丕白。他培养的后来者沐浴着改革的春风，成长为卓有成就的企业家。我不知道，是尤溪人的善良成就了伟星，还是这位漂泊者成就了伟星，伟星确乎成为家乡的一个奇迹。多年后，我遇见明丕白的夫人胡素文，她创作的传记《伟星之父明丕白》使我感动。

沿老街一路向东，满眼沧桑旧迹中蓦地出现几间仿古楼房，油漆未褪的门面难掩新建的痕迹。房门开处，一慈眉善目者立于门首，竟是我远方表哥戚国顺。

戚国顺的奶奶是我们的堂姑婆。少时，一次我到尤溪顺便探望这位老人，老人清虚疏朗、端庄仁慈，坚留我吃饭。大饥荒中，我们长年以红薯和红薯干为主食，堂姑婆的这顿饭，居然还有两小块腌制得发黄的带鱼，那是饥馑岁月中的豪宴。

沿老街一路走来，几面废弃的青砖墙内幕然耸起一栋现代钢砼建筑——“老街三寻”图书馆。跨入“三寻”的门，开阔的阶梯向二楼延展，台阶中间是卧式书柜，读者可坐在台阶上看书，若举办讲座，这里便是阶梯式观众席。

如何唤起孩子读书的欲望？尤溪能在老街的黄金地段创建“三寻”，为学生提供精神园地。当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，在老街的传统与“三寻”的现代中寻觅时，孩子好奇的一瞥，会否像牛顿瞥向坠落的苹果、瓦特瞥向开水顶起的壶盖、阿基米德瞥向掀开浴池塞子后的水流一样产生兴趣？也许在一瞥间，孩子的欲望被激发出来，文化便细雨随风、润物无声地浸润着孩子，也许，一个未来的大师会在这一瞥中诞生。

尤溪老街已入选省一级旅游驿站，新修复的老街整洁美观，只是街的功能却未能呈现，游客寥寥。临海的紫阳街经历了几十年的涵养才有近年的繁荣，如空谷幽兰、深闺佳丽的尤溪老街，何时才能迎来繁荣？

洗河

沈小玲

水，小卖部的电视机里播着见怪不怪的新闻，有人把有毒淤泥倒进京杭大运河，导致水体重金属超标；又有人违规排放工业废水，毒死了别人家的菜。

我结了账，拎着两桶纯净水上楼。女儿还没下课，听她说每天晚自习八九点钟，总会闻到一股泔水似的臭味。大概是有工厂趁夜偷排废气。

热水壶咕噜噜地响，我看着氤氲的水汽，有点儿出神。

偶尔，只是偶尔，我会忍不住怀疑儿子所见的清澈的河，是否只是孩童的妄想。

河水两边种了一排排晚樱，四月末，落英缤纷。落花打着圈儿落入河中，迅速被黑灰的河水吞噬，倏忽不见。

6号渠的水，是黑的。

河水黑归黑，但黑得不均匀，一段清一段浊，像一条被染花的布。河边有很多工厂、高校和居民区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、废水、脏水直排入河。每到暴雨时节，河水上涨，会散发出一种难言的味道。

河堤两边种了一排排晚樱，四月末，落英缤纷。落花打着圈儿落入河中，迅速被黑灰的河水吞噬，倏忽不见。

6号渠通的河叫临江护塘河。

临江护塘河是50年前杭州市钱塘区围江筑田留下的河道中最长的一条。河面宽阔，紧挨钱塘江，与江堤并行，在夜色中风景最好。明月高悬，涛声累累。

渠水流过，临江护塘河与之“同流合污”了。

后来我搬家了，小区后头有一条小河沟。

这条沟的水，是绿的。

绿归绿，但不是那种干净的绿。它的水质富营养化，不时冒出一些藻类，看起来像一条绿色棒冰融化在河沟里，黏糊糊，甜腻腻。我站在桥上往下看，水绿得发慌；往上看，天惨白得紧。

雾霾天，所有东西都白蒙蒙，像隔着满是灰的车玻璃往外望。空气不好闻，地上的井盖还在往外冒水。我去小卖部买纯净

经济建设快速发展，带来暴涨的污水，相关的污水处理设施却没有跟上，最后造成雨污同流，污水直排污染河道的结果。就好像一个小姑娘，一夜之间突然长高了，亭亭玉立了，脚上还穿着小时候的旧鞋。

处理污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，可鞋总得合脚才能跑得远。

河道清淤、截污纳管、生态修复、全线监控，河渠一天天发生变化，小区后面的河沟肉眼可见地干净了。

哦对了，这条小河沟叫上沙渠。我从岸边的“河长公示牌”上得知的。真是有趣，当我不知道小河沟名字时，只觉得这条和那条并无区别，都是脏兮兮的小河沟罢了。当我晓得它的名字后，这条小河沟似乎倏地一下变得不同了，变得独一无二，好似有了独立的人格。

被污染的河脏得千奇百怪，干净的河美丽得千篇一律。

细雨密如织，雨落到河里，慢悠悠地画着圈。临江护塘河面上升起一片白茫茫的雾，太阳浮在云间，影影绰绰，缥缈不似人间。我在河边闻到了芦苇、菖蒲和河水的甜味。

还有鱼饵的咸味。

沿河有人在钓鱼，鱼竿密密麻麻排了一片，鱼线遥遥地落入水中，鱼漂隐匿在雾色里。钓鱼人是一位年轻人，皮肤被晒得黑红。红水桶里窝着两尾一掌长的野生鲫鱼，鱼目明亮，鱼鳞熠熠生辉。

被污染的河脏得千奇百怪，干净的河美丽得千篇一律。

等到最后一辆清淤的挖掘机从河岸边消失后，雨季到了，空气中满是水汽，清新得很。

是了，污水问题实际上